

# 設計師 靳埭強的人情藝事

70歲的靳埭強，第一次選擇以全面剖白個人成長的方式，回顧和總結入行幾十年的生命經驗。他以「情」開頭，以「愛」結束，最後不忘提點大家，情升愛起又以「惜緣」為貴。

談的是生活裡的小情小物，但這些都是他創作的繆斯女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古稀之年，靳埭強（人稱「靳叔」）要做一個大回望。「這是我第一次全面的寫自己的人生故事。請多指教！」靳叔誠懇地對記者說。曾經的少年白髮，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就顯出了世外之人的味道。然而，他仍然是華文地區設計界和比賽跑最勤的評審，直到2011年，他才結束在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設計學院長達8年的院長一職。「我覺得，如果要更多的去了解藝術家創作，學習欣賞設計師的作品，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理解這個人的長成過程。」

作為香港設計行業的開創者，他設計的中國銀行標誌、香港通用郵票、東亞運火炬等，都顯出濃厚的中國美學意味。靳埭強出生廣東番禺，15歲從廣州定居香港，做過洋行裁縫，後來唸「無人知道是甚麼」的設計，隨後他的作品開始在國際各大廣告及設計比賽中嶄露頭角，並建立聲譽。

「我剛開始做設計的前5年，都是全盤西化，覺得西洋的東西多好多好，但很快的我就開始反思，這樣走下去到底對不對。於是決定停止西化，要現代化，但現代化不是西化。」上世紀70年代初，他已經開始嘗試運用一些中國的東西放入作品中，作為現代化的嘗試。「到了80年代，我才意識到，不是畫臉譜、穿唐裝才是中國人，我要穿時裝，我要有一個現代面孔，但心底裡需要是中國。這個心裡的中國是怎樣的呢？其實就是我的生活態度，我的思想，影響我們生活的哲學觀念。」

## 心裡的中國

在新出版的《情事藝事 100+1 設計大師記事本》一書中，靳叔用了50篇文章講人情，50篇講物情，最後一篇，他寫的是「惜緣」。曾有人比較同為東方民族的日本和中國的美學，雖然兩者有相似之處，但後者比前者更謙遜，更平和。這種謙遜和和平，就是從中國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這也是靳叔以結尾的珍重和感激作為全書「壓軸」的緣由。

靳叔說自己生來情事豐富。談親情、愛情、友情、人情、師生情，無論是邂逅一場還是朝夕相處，都讓他念茲在茲，永久難忘。在《親情》一章中，他提到自己的爺爺、著名灰塑工藝師（編按：灰塑是製作廣東傳統建築室外裝飾的工藝）靳耀生對他的藝術啟迪，比如爺爺在書房作畫，卻也任由孫子們任意亂塗亂畫，還為他們找些淺易簡單的畫冊以供臨摹。爺爺也曾做過廣州陳家祠灰塑工藝的領班，負責過珠江三角洲一帶重要的

工程，但從未在家人面前炫耀過自己的成就。成年之後，靳埭強是以體會到爺爺的內斂之美和文藝素養。

靳叔談自己的愛情經歷，也幾乎毫不保留。從初戀到電話情人再到各種約會，他都坦誠的寫進了書裡。時過境遷，傷痛、尷尬和羞澀不再，只剩下對美麗的舊物的感懷和品味。他至今仍保留了各種節日賀卡、書信、出版物、照片等信物，那些於他，都刺激了他對生活的美的重要認識。沒想到，這些經驗竟在日後也派上用場。在擔任汕頭大學設計學院院長的8年中，除了學業，他也成為學生們的愛情顧問。在《師生情》一章裡，靳叔專門提到了這點。

「年輕人有很多困惑，我在這本書寫了我自己的困惑，以及記錄了一些我做的不好或者做得很蠢的事情，是希望對年輕人有參考作用，告訴他們用一個甚麼樣的態度去處理。幸福不是理所應當的，是珍惜



靳埭強愛尺，這也成為他重要的設計元素。

來的。」

## 生活是藝術的酵素

在書的後半部談物的篇章中，靳叔從眾多喜愛的物品中挑出了幾樣來分享：字、畫、石、尺和自然。這些事物和偏好，也成為他在設計中反覆用到的元素，並不斷因時、因地的演繹、延續。他收藏尺，卻並不貪戀名貴的古董尺。有的是老家的舊物，有的是在旅途中的裁縫店意外獲贈而來，有的是古董商場檢漏。實際花費不多，但其中因尺結緣或與尺結緣的經歷，讓它們成為靳叔心中的無價之寶，並發展為創作意念。

「其實很多東西不是用錢計算出來的。」靳叔說到香港社會看重功能化對創作的影響，「生活裡有感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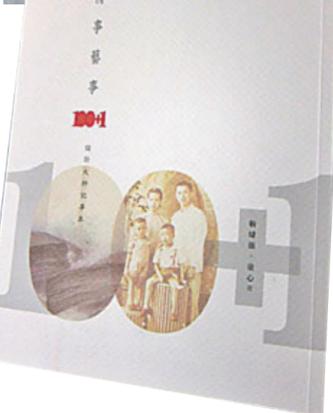


圖1《物我融情》封面設計 1998  
Fig. 1 Selected Poster by Kan Tai-kuang Sentiments and Harmony

情的事情，才會產生藝術，已然就是一個表面的裝飾。情對藝術創作很重要，雖然設計比較理性，但沒有感情觸發，做出來就很難動人了。」

有人覺得設計師和藝術家是兩回事，他卻是少有的藝術修養深厚以及設計經驗廣泛的「雙棲」人。他受水墨畫大師呂壽琨和王無邪的影響頗深，更開啟他對現代水墨的深入探索。

「怎樣形容自己是哪種人不是很重要。我有一段時間都很苦惱，我開始是想做藝術家，發展視覺藝術，無意中做了設計師。世俗會覺得設計為商業功能服務，而看不起設計。這是錯的。我也是後來才明白，這不過是一個名稱。就算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畫家，畫得不好都不能叫藝術。最初的美術史，都由功能服務開始的。」

雖然全書都是講個人的故事，但最終離不開他對創作的態度，「我從小時候的故事講起，將我如何開始寫日記、寫詩，其實是想說，所謂創作是由生活來的。我所有喜歡的東西都能在我的設計案例中找到。年輕人要早點熱愛自己的生活，並發掘感受，這樣才有豐富內容去發揮。」



靳埭強在日本名古屋的愛護自然設計海報 (1989)。

## N城記：北京/上海 文：白金

### 蔡氏出版「大片」

關於藝術家蔡國強的出版物，近年來內地多少出了幾本。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蔡國強專門在上海舉辦了一個叫作「農民達芬奇」的展覽，將中國農民自力更生發明創造的飛機、飛碟、潛艇、賽車等當作藝術品搬進美術館，並現場展示製作「機器人」、「航空母艦」的過程。當年上海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蔡氏則在外灘對面大廈頂上豎起超大廣告牌，上寫「農民讓城市更美好」。當時為了配合展覽，至少有兩本出版物問世。一是《異想天開：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另一本則是名為《蔡國強：農民達芬奇》的畫冊，收錄了展覽上農民的發明創造的圖片資料以及中外藝術評論家評述蔡國強藝術作品的學術文章。

上周在北京的一個小範圍演說會上，蔡國強透露他正和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合作，準備出一套個人的集子，「把我的工作做個階段性總結」，大致會分四個領域即繪畫和火藥草圖、爆破計劃、裝置藝術及社會項目，做三個方面的工作，即把他從事藝術工作三十年以來「做甚麼、怎麼做以及為甚麼做」做一系統的梳理。這其中，他認為，怎麼做和為甚麼做相對來說，「多少有些思路」。特別是怎麼做上，「有一個很好玩的清單，把我們這些年工作的秘密都公開了」；為甚麼做涉及理念甚麼的，「很容易」。但是「做甚麼沒太清晰的思路，太多了」。正好借這個機會跟大家交流一下怎麼做這個書。」聽起來，這套書有點像是關於蔡國強的一套大片。

蔡國強的火藥藝術因為北京奧運會上的那29個「大腳印」變得那麼曲高和寡，但是對大部分讀者來說，在家鄉泉州時以及在上海求學階段的藝術青年蔡國強如何陪伴當時的女朋友，後來的太太吳紅虹去寫生仍然會是最為好讀的篇章之一。蔡氏的窮極思變跟他面對女友「隨意輕鬆老到」的畫筆有極大的關係。他自己也說，因為看到吳紅虹的畫，我對自己的畫畫才能開始有了一個重新認識的過程，覺得自己的膽子太小，看到的東西太多，需要一次革命……後來乾脆用火藥，火藥不容易控制，讓人有不安感，對我來說這些都很重要。

他從來不諱言自己從小受到的社會主義教育留下的痕跡。但在當年一片寫實風中，蔡國強其實有很強的叛逆性。他早期的油畫創作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風格，野獸派印象派甚至風格都有。剛開始用火藥創作時也有油畫的痕跡，只是希望對自己破壞一下，有些突破，直到1986年去國日本之後，蔡國強才開始追求火藥的抽象性和能量的自我顯現。但畢竟「受社會主義教育多年，甚麼都要有個說法，要強調表現手段和理念……」

廣西師大出版社在京的辦公樓是在離地壇公園不遠的一片筒子樓裡，傍晚六點開講的蔡國強演說著這些年來他在世界各地洛杉磯、多哈、威尼斯、日本……的各種匪夷所思的作品。在多哈美術館外，四萬支小火箭同時被點著，直接炸到牆上去，名曰「黑色的爆破」，當地公安消防伺候之外，還有航空管制，飛機都不能飛，怕被打到；在洛杉磯當代美術館「天梯」展中，裝置作品《麥田怪圈》從展廳天花垂吊下來，彷彿是航天員或外星人在看地球，顛倒了展覽空間的邏輯，詮釋著他自成一格的宇宙觀；當然還有後來引發爭議的觀念藝術計劃《威尼斯收租院》。蔡國強從中國請來九位雕塑家現場製作文革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群雕《收租院》，並因此獲當年雙年展最高獎「金獅獎」。他平靜地說，要把這麼一組中國最具代表性的雕塑放進威尼斯雙年展，按正常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把它轉化為了一個後現代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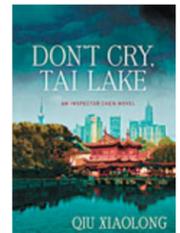
最有趣的是，他展示了一幅「失敗」作品：明年希拉里會在美國民主黨總部大樓授予蔡氏一個獎項，蔡應邀為頒獎地點做一作品。他計劃用火藥在民主黨總部大樓前面打一句共和黨人里根當年的名言：把這堵牆（柏林牆）拆了！結果他的方案被斃，蔡國強自嘲說，如果不是被否決，我不會拿出來給你們看。

##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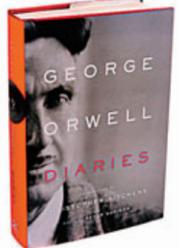
###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10/07

英語世界的讀者們總是對犯罪小說情有獨鍾。然而，最近的潮流趨勢再次證明，這種閱讀偏好並不受故事發生地的限制，非英語國家和地區的故事也都會被照單全收。作家Stiegg Larson寫的小說三部曲Millennium成功獲得了美國讀者們的芳心，就是一例，因為故事的發生地是冰島。除此之外，有關中國的故事也逐漸受到歡迎。其中，華裔作家袁小龍就是其中一位靠寫犯罪類型小說而聲名鵲起的作家之一。袁小龍在上海出生，後來移民美國。他寫的一系列偵探小說都是圍繞一位名叫陳探長 (Inspector Chen) 而展開。此系列的第七本書 Don't Cry, Tai Lake, 講述了陳探長對一名參與貪污集團交易的兇手的故事。通過小說，作家試圖描繪當代中國社會普通人的苦難遭遇。



###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17/08：

作家喬治·奧威爾可能是當今最出名的預言師。他曾對獨裁者提出警告，並預言自由的喪失。不過，在世俗生活中，他是一名盡職盡責的好丈夫和好父親。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他還是一名頗為投入的園藝師傅。有關奧威爾種種有道的個人故事，其實多次被記錄進他的日記中。日記最近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這本日記集中收錄了11篇文章。它們由作家終生保存並記錄了他平日所思、所想的篇章。並且，它們均寫於20世紀的動盪年代（第12篇日記寫於他參加西班牙內戰期間）。很多日記，都顯示了作家特有的智慧和聰敏，比如他記錄了二戰期間很多富人抱怨他們的僕人被徵戰而走。不管怎樣，讀者們會看到一個對科學懷有熱情的業餘科學家對大自然的不斷探索。



### The Guardian 《衛報》18/08：

當漫畫書籍裡的超級英雄們正享受由電影帶動起的流行熱潮給予他們的禮遇時，有一種漫畫題材明顯被大眾忽略了。這就是女孩漫畫 (the girls' comics)，他們最早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英國，目標人群是未升中學的女孩子們。這類漫畫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主角都是女孩或者年輕女性，並且場景設定都放置在日常生活中，並加入激烈的科幻和奇魔元素。有些漫畫故事還會加入恐怖元素。這類型的漫畫，加上這些出版漫畫的公司如今幾乎已經消失，只有一些藏家手上還有少量書籍。如今的兒童大概不知道他們錯過了甚麼，但他們的家長仍對童年故事記憶猶新，並期待也許將來會有類似的有趣故事產生。



### TIME 《時代周刊》01/08：

86歲的美國作家 Gore Vidal最近逝世，他不僅僅是一名成功的小說家，他的個人奮鬥史也充滿了時代印記：他可以說是美國上流社會培育下的產物，但他沒有遵循傳統的上等教育的路徑，而是選擇了參軍。早從軍期間，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說Williwaw，隨後他開始嘗試其他文體的創作，比如戲劇和散文。他也為電影和電視撰寫腳本，包括備受爭議的電影——講述羅馬帝制興衰的Caligula。此外，Vidal寫的社會評論也廣為所知，包括他早期公開支持同性戀權益，以及對美國政治的批評。甚至於他的社會評論比他的小說更能代表他的社會形象。

